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元 袁 桷 譔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爲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屢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爲誠然矣大德癸卯桷以太史屬事承旨閭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愼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爲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桷入院五日

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爲制誥乎桷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卽具橐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譔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桷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卽署爲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壻卻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爲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爲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爲佐未幾臺徵爲西臺御史

桷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亡
矣臺紉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
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桷也亦竊
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桷以舊好不讓而
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
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袞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
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
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
以其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

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
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
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翊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
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醢精幣錫
魯公猗歟盛哉桷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
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
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
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
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
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
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畎畝不怠之忠而

魯公方精彊遨嬉充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爲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爲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爲異表章鋪模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挾奇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

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觀厥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鏐章瑩然以敷咸曰是芝也誠爲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爲亭以落之迺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鏐鏘春容攄藻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嘗闕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

挹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之一笑則其爲瑞也畢矣願敘以爲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桷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陲有堂歸址麤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羣峰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彷彿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

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
于海右桷復以間歸里因得贊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
木之夸吾淡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
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湍泄起伏大者
爲盛衰小者爲榮辱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淡
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
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率爲歌詩而子序之退不
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爲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爲衣冠聚未幾彭
尙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

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淡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淡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爲魯諱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漸盡獨忠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瑰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敘其情桷於是淡有愧焉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南交州乎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懼者實在是新天子卽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近臣爲之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譔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名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爲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薊上

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
言鄱陽清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
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謝以病緩
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
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
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
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爲
列國之臣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
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
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懼削其土也交州之
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

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爲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闢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蠻序有自來矣桷向爲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

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
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
亦殆相似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
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爲吾里元帥府掾強貴
者巖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
還嗟夫類聚以方士患不得之旣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
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
責焉因其行敘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
命焉耳矣咸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

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有言
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袤廣凡爲仕者力不能
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卽其地如選部注授
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
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爲最重
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繇王子入
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
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
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
其民風而俾之爲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
矣邊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

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
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否而坐驛頃刻
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
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
而已者入閩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
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胷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敘朱
墨之職一介吏足以辦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
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
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爲歌詩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

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爲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它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仁武英叡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祇恪候驛謹絜視他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